

# On the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of apricot blossom “beauty” image in Song Poetry — Taking Wang Anshi’s poetry as an example

Yangyue K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 Abstract

Apricot blossoms are the flowers of the apricot tree, a deciduous large tree belonging to the genus *Prunus* in the family Rosaceae, predominantly found in the north. As an early spring plant, “light red rivals the drunken powder, how could one believe there are plum blossoms on the river,” it blooms before the spring breeze, in February, with three colors—red, pink, and white. “On a night of thin clouds and dim moon, the apricot blossoms ‘fragrance wafts through the curtain,’” the blooming apricot blossoms always carry a fresh scent, conveying the essence of spring, thus often regarded as messengers of early spring, forming unique floral imagery symbols in literature.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to Southern Song periods, the tone of literary use of apricot blossoms shift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with the “vulgar” image of apricot blossoms becoming popular. Works praising the vulgar and coarse nature of apricot blossoms, such as “laughing at the children’s demeanor of apricot and peach blossoms, vainly competing for beauty and charm” and “only disliking the alluring postures of peaches and apricots,” emerged frequently.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ricot blossom imagery up to the Song Dynasty, then uses Wang Anshi’s poetry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his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against the “vulgar” image of apricot blossoms in his poems.

## Keywords

apricot flower image; Wang Anshi; Song poetry

# 论宋诗中杏花“艳冶”意象的反叛意识——以王安石诗歌为例

柯阳玥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重庆 400031

## 摘要

杏花是蔷薇科李属落叶大乔木杏树的花,生在北方居多。作为一种早春的植物,“浅红欺醉粉,肯信有江梅”,它不等春风,二月盛开,有红、粉、白三种色态,“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杏花盛开总伴随清香传递出阵阵春日气息,因此常被视作早春的信使,在文学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花卉意象符号。而在北宋至南宋时期,文人们杏花意象的运用基调由正面转向负面,杏花的“艳冶”意象流行,“笑彼杏桃儿女态,谩争艳冶媚山歧”“只嫌桃杏带妖姿”等评价杏花艳俗粗野的作品层出不穷。本文首先论证到宋代为止杏花意象的发展,后以王安石的诗歌为切入点,浅析其诗歌中对杏花“艳冶”意象的反叛意识。

## 关键词

杏花意象 王安石 宋诗

## 1 宋代杏花“艳冶”意象的渐成

### 1.1 宋朝前代诗中的杏花意象

杏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人们多关注其实用价值,如杏果实的饱腹作用。而作为花卉进入人类文学审美领域应该是魏晋南北朝之后,吟咏杏花的作品也不多,著名的只有北周庾信的《杏花》:“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

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描写出杏花盛放的美好春色,可谓是中国咏杏诗的开山之作<sup>[1]</sup>。

在唐代,咏杏文学兴起,杏花于诗歌中的关键词是明媚和煦、生意盎然,与许多春天的花卉一样,杏花担任着丰富春景、吟咏春日之用,其红粉交杂、繁荣齐放的面貌得到许多诗人称诵,这一时期,文人墨客将它视作与梅、桃等花卉一样的季节性意象,昭示春天到来。例如王涯的《游春曲二首·其一》中的“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韦庄的《思帝乡·春日游》中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罗隐《杏花》中的“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等诗句都展现

【作者简介】柯阳玥(2004-),女,中国安徽庐江人,本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了杏花作为春日象征的独特风情。同时，这一阶段杏花的物色属性得到了较强的运用，例如温庭筠的《杏花》中的“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郑谷的《杏花》中的“不学梅欺雪，轻红照碧池”等诗句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杏花红、粉、白重叠的生长之态。

除了以上所说杏花的季节属性与物色属性外，因其花期通常只有二十天左右，开时绚烂、落时匆匆的特性更给它蒙上一层感伤的雾色，感叹时光流逝、容颜不再，或是再归故园、物是人非，唐代诗人们贴合杏花开落进行意象运用，表达出内心中的眷恋惆怅。例如戴叔伦的《苏溪亭》中写“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燕子还未回，而美好的春光却将尽，暮春时节烟雨蒙蒙，杏花也感受到不同于盛春的寒意，显得凄楚悲凉，恰是诗人“游子未归，红颜将老”心中话的诉说。吴融于《途中见杏花》写道：“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长得看来犹有恨，不堪逢处更难留！”吴融生于晚唐，遭遇贬谪之际见墙头红杏，自觉相似。正值绽放时节，心中有志却始终不得重用。这一离去就如这杏花，不论怎么招摇也只等凋零。

## 1.2 宋代杏花意象的转变与定性

宋代以前，很少有诗人对杏花进行“艳”的价值评判，晚唐薛能写杏时流露出了贬低的价值取向：“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楼。谁知艳性终相负，乱向春风笑不休。”但这只是极个别诗人，并未形成大范围的定性。宋代以来，杏花意象渐渐得到了转变与定性。“古人认为花品是有高下之别的，是由天地所赋不可轻视的。<sup>[2]</sup>”如南宋姚宽《西溪丛语》云：“昔张敏叔有《十客图》，忘其名。予长兄伯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夭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木樨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踟躞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sup>[3]</sup>”将杏花定义为“艳客”。杏花被定性为“艳冶”的成因有许多，这里列出四个维度以作分析。

其一，中唐以来，儒学复兴，宋代实施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深受儒家封建伦理的思想统治影响，遵循“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条，“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sup>[4]</sup>”杏花逐渐承担起一些道德批判功能，被文人士大夫们极强的主观情感熔铸。

其二，因杏花花开艳丽多姿，又花期短暂，与娼妓红颜薄命的特性吻合，把杏花与流莺、青楼、妓女等风流意象一起使用的宋代文人越来越多，杏花的“艳冶”也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如寇准《柳》诗云：“晓带轻烟间杏花，晚凝深翠拂平沙。长条别有风流处，密映钱塘苏小家。”苏小小是宋代名妓，诗中将杏花和妓女相提并论，以见得对杏花的贬抑态度<sup>[5]</sup>。

其三，宋代杏花的价值定位持续走低与梅花的价值定位一路攀升有一定联系<sup>[1]</sup>。梅花在宋代有较高价值取向地位，被文人士大夫所拥护和喜爱，象征着不畏严寒，冰清玉洁，

甚至被推为“群芳之首”。而杏与梅又十分相似，古人在不识杏时常常把杏认作梅，王安石有云：“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北人浑作杏花疑，惟有青枝不似”，正点明了杏梅相似之特点。基于这一特点，在宋代便衍生出许多扬梅抑杏的诗作。如张侃在《红梅》中写：“更道北人初不识，杏花应不敢承当。”即使北方人最初分辨不清杏梅，也应当知道杏花无法有梅花之姿。抛开生物属性的相似，直接对比凸显梅花高洁的诗作也有很多。释宝昙在《和红梅》中写：“地近恐遭繁杏污，月明先遣暗香来。”害怕梅花地处靠近繁茂杏花的地方会被杂乱的杏花所玷污。释道潜的《梅花》其中写：“茜杏妖桃缘格俗，含芳不得与君同”杏花等其他花卉与梅并举，便显出梅花的不俗气质，以应和宋代文人心中价值标尺。

其四，著名文人对杏花意象的价值判断。例如苏轼。据考究，对杏的贬抑态度可追溯到苏轼<sup>[1]</sup>。虽然他创造出月下赏杏花的文化风尚，但他写梅花“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枝。”即使施脂布粉与杏花同色，也不改梅花高洁本质，足见得苏轼对杏花本性持贬抑态度，这种态度对宋代乃至后代文坛造成重要影响。

## 2 王安石的杏花诗分析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早年投身政治，渴望建功立业，倡导变法后又遭遇打击，晚年选择隐居。以其遭遇第二次罢相为界，他的诗风从反映民生现实的“不平则鸣”转变为平淡的写景咏物。隐居时王安石远离政治，过着赏游山水、寄情自然的闲适生活。他的杏花诗也就多写于此时。

### 2.1 聚焦杏花本身物色，而非同青楼娼妓等风流意象联系在一起

王安石乐于通过杏花展现春日风采，也喜欢描绘杏花的美艳姿态，幽然香气，并不将杏花同风流艳冶联系在一起。如《北陂杏花》中：“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杏花与春水相绕，杏临水映影，既清婉又娇媚，倒映在水中的影与真身都各自阐发出春天；《杏花·石梁度空旷》中言：“俯窥娇饶杏，未觉身胜影。嫣如景阳妃，含笑堕宫井。怳怳有微波，残妆坏难整。”俯身看娇媚的杏花，并不觉得其本体胜过花影，将杏花比作美人，脸上残妆被水波撩乱，其实是水中荡漾的花影，灵动不失神韵。上两首不愧应了宋人许颢《彦周诗话》中：“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之言，尤其在杏花上，王安石倾注了许多生动的状貌言语，杏花与杏影相性甚好。《次韵杏花三首·看时高艳先惊眼》中：“看时高艳先惊眼，折处幽香易满怀。”传达出诗人初见杏花惊艳之感，折下杏花的瞬间被幽香包裹满怀，形象刻画了杏花的芳香。《杏花·垂杨一径紫苔封》中写道：“垂杨一径紫苔封，人语萧萧院落中。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垂杨、紫苔、院落，墙边杏花在这衰败之景中独绽，反衬其

美艳与坚定，日照下的杏花影摇曳，数枝粉红。开得如此明艳动人只为得到被赏识的机会，杏花的美与野心在王安石几笔间得以展示。

## 2.2 自比、寄情于杏花，而非贬抑折损其美好本性

王安石不仅准确抓住杏花的外在属性，他还赋予杏花主体精神，找到杏花内在的美好本性，而非单单折损在以杏花妖冶、水性杨花为基调生成的诗词歌赋中，让杏花独特的风神花语得以传递。同时，王安石在杏花上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杏便成为温柔的承载角色。如《杏花·垂杨一径紫苔封》中写道：“垂杨一径紫苔封，人语萧萧院落中。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垂柳作伴的小径被紫色苔藓长满，萧瑟人声散落院中，只有杏花一枝独倚墙上，等待远方的知音。孤立无援的杏花正如当时变法运动无人支持的王安石，独倚墙头，却无人驻足欣赏。《次韵杏花三首·只愁风雨劫春回》中：“只愁风雨劫春回，怕见枝头烂熳开。”只怕风雨摧毁了春意，害怕杏花开得太过灿烂，诗人担心杏花的脆弱，这里对杏花易于凋零的描写便与之前论述的“红颜薄命”论调不同，他并没有将杏花同烟花女子作比。相反，王安石的疼惜与怜爱，心里的哀伤与惆怅都体现出他对杏花本质的肯定，对现实沉浮的感慨。《次韵杏花三首·心怜红蕊与移栽》中：“心怜红蕊与移栽，不惜年年粪壤培。风雨无时谁会得，欲教零乱强催开。”也是如此，诗人怜惜娇嫩的杏花，呵护栽培，只为让杏花在风雨中也能坚强盛开，肯定了杏花坚韧不拔的本质。《北陂杏花》中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写杏花落时如白雪，虽然是带有悲伤色彩的凋零，但是也胜过了南陌被碾为尘土的杏花。北陂，清幽僻静，是诗人清正自居、光明磊落的心灵之所。南陌，纷扰熙攘，也是政治上趋炎附势、党同伐异的象征。王安石认为自己如北陂杏花，纵使被风吹散零乱一生，也决不做那黑暗权臣的脚下尘。杏花于他的笔下出落得如此高洁，是诗人自比的主体之花，也是他的心灵慰藉。《陈桥》中：“杨柳初回陌上尘，胭脂洗出杏花匀。纷纷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王安石见到杨柳初绿，杏花初绽之时才觉已是

新春，而大多落花堵塞了道路让人惋惜，像是失去了一半新春的春意。春日杏花提醒着诗人时间的流逝，落花如年华，引发了诗人对逝去岁月和历史的深思与追忆。

## 3 结语

如果在宋代没有这样一些颂杏赞杏诗歌的涌现，这些以杏花妖冶、水性杨花为基调生成的诗词歌赋何不是在透支杏花的文化生命。当某个事物有了约定俗成的固定的含义时，成为意象是对文化概念的有效保存，但宋代对于杏花的贬抑已然延续至今，如若杏花没有在时代的推进下有更多角度的解读，往后就很难打破旧念，被宋代大众文化理念所规训，贬抑杏花的作品被宋代文人所效仿，彻底沦为各朝各代文学作品里梅兰竹菊的反衬，红颜小人的象征。然邵雍言：“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杏花何德何能承载起如此单一又沉重的折损呢？

王安石没有像其他宋人走入以“艳冶”框定杏花秉性的圈中，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写道：“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sup>[6]</sup>杏花意象的发展不论是从单纯的“春日”到“艳冶”，还是逃离“艳冶”寄托高尚情志，离不开诗人思想的翻案与反叛意识。王安石的杏花诗为杏花意象开拓出更多可能性，为后世如元好问等抒写杏花的诗人提供相应经验，实是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丁小兵.杏花意象的文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 [2] 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1999.
- [3] 姚宽撰,孔凡礼点校 陆游.西溪丛语 家世旧闻[M].中华书局,1993.
- [4] 王国维.人间词话译注[M].施议对,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5] 唐铭君.宋代咏杏诗词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 [6] 刘勰.文心雕龙注.下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